

<<月沉吟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月沉吟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431058

10位ISBN编号：7505431056

出版时间：2012-5

出版时间：朝华出版社

作者：卿妃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月沉吟>>

内容概要

若她不是那个叫做韩月下的女子，此生必是顺遂安乐。
可她出身将门，经逢乱世，注定与安乐无缘。
蛟城韩氏多战鬼，一夜间她双亲罹难、家破人亡，此仇此恨怎敢忘？

十年磨一剑，再入世她已不是无知小儿，一把销魂剑快意恩仇，易钗而弁出入朝堂。
翻云覆雨间，她兑现诺言：他日必将踏江而过，西北望，射天狼！

开始时不过是场权利的交易，他救她兄长，她助他夺嫡。
可不知何时变了味儿，允之，允之，堂堂九殿下，心里到底留她还是留天下？

人道是眠州侯冷面冷心，却不知他对她一见钟情。
天下对于他如同鸡肋，能与卿归隐山林才是他心中所愿。

两个同样出色的男子，一段气吞山河的往事，命运于她是先苦后甜还是从未成全？
她走入了谁的眼帘，又给谁留下了一段苦涩的思念，但看今生，是云翼之梦，还是夜月之缘？

作者简介

卿妃，金陵土著，一入网文深似海，从此太监是熟人。
被坑故而坑人，独乐乐不如众坑坑，多年遭遇板砖无数，修炼铁皮无双。
今特来祸害众人，承让承认。

文笔清丽而真实，是晋江原创网最有名的架空小说作者之一，曾创无数点击奇迹。

新作《当与子归》敬请期待。

<<月沉吟>>

书籍目录

上

- 第一章 一炉香尽 又更添香
- 第二章 秋到干城角声哀
- 第三章 画眉啼血坠寒枝
- 第四章 一双锦鲤分东西
- 第五章 风波十万 过眼云清
- 第六章 十年踪迹十年心
- 第七章 秾艳一枝细看取
- 第八章 鬼灯如漆惊暗鸦
- 第九章 月箫声动 弄墨九重
- 第十章 长碧入云月如钩
- 第十一章 抚松堂定天下计
- 第十二章 夜景阑珊云翼然
- 第十三章 风雨连江 秋饮花露
- 第十四章 香饵一粒 毅纹起
- 第十五章 气吞残虏战穹苍
- 第十六章 今夜西风入 闽关
- 第十七章 万灶貔貅 气吞区宇
- 第十八章 何惧风刀剪寒霜
- 第十九章 等闲笑看横云度
- 第二十章 谁与争功千载后
- 第二十一章 轻暖轻寒 至亲至疏
- 第二十二章 一枝梧叶乱秋声
- 第二十三章 闲云卷舒清风醉
- 第二十四章 一钩淡月夜难眠
- 第二十五章 青岚已逝 建州风起
- 第二十六章 莫道清风无市价
- 第二十七章 时辈推迁微雪至

下

- 第二十八章 红炉焙酒宜早寒
- 第二十九章 两重心字 一剪相思
- 第三十章 无心水逐多情柳
- 第三十一章 一世情缘付流沙
- 第三十二章 但笑风流谁人省
- 第三十三章 浅吟未了 惊心又歌
- 第三十四章 恰似冬风染春碧
- 第三十五章 莫与狂风妒佳月
- 第三十六章 舟行浅滩惊浪回
- 第三十七章 上元如画 入画云裳
- 第三十八章 万里诛杀万里云
- 第三十九章 踏破故国好风光
- 第四十章
- 东君吹雪上梅梢
- 第四十一章 春心初绽 一水连心
- 第四十二章 只缘此身于梦中

<<月沉吟>>

- 第四十三章 一轮明月正梢头
- 第四十四章 风吹云过见真章
- 第四十五章 墨香一萼坠露飞萤
- 第四十六章 莫道仲夏不悲秋
- 第四十七章 行云无影月生风
- 第四十八章 不如不遇倾城色
- 第四十九章 典尽春衣画流年
- 第五十章 千里烟波随君去
- 番外一 乱花渐欲迷人眼 所谓的真实
- 番外二 百丈潮头定风波 谁家天下
- 番外三 遥山云起夜雨迟 家
- 番外四 蓬莱若探人间事 后来的后来

<<月沉吟>>

章节摘录

楔子 身下不知是什么在悠悠地摇晃着，晃得她头也疼，脚也疼，一股酸味就要破喉而出。她试图睁开眼，可眼皮却不听她的使唤。

难道她已经死了？

那娘亲呢，娘亲是不是也…… 她心头大骇，如小兽般盲目挣扎着，一阵强光如针刺一般忽地撕开了她混沌的世界，她勉力睁开双目。

“相公，晴儿醒了。

” 眼前这人陌生得紧，她皱着眉想要远离陌生人的碰触，却只见这妇人冷笑一声，指尖重重划过她的脸颊，“小小年纪倒挺倔的。

” 这是谁，她的娘亲呢？

她张嘴就问，却惊觉自己已失声，正愣怔着，就见一张方正微黑的国字脸出现在视野。

“娘子，到岸了，抱着晴儿出来见见阳光吧。

”那男人说道。

妇人应了声，抱起她走出舱外。

待男子付清了船资，便一并走上喧闹的码头，两人跟着人流缓缓前行，不久便看到一座青灰色的城门。

城墙上有两个黑色的大字——边城。

城门口排成了“一”字形长队，人流渐渐停滞，身旁这陌生女人身体微僵，与男子交换了一下目光，抱着她的力道越发紧了。

队伍慢慢前移，离城门越发近了，只听到粗鲁的呵斥声，“过吧，下一个！

” 城卫似乎在检查着什么，她睁大眼，干涩的眼中陡然有了神采。

“下一个！

”男子搂住抱着她的女人，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。

一名穿着赭红色兵服的城卫拿着一张纸，匆匆扫过眼前这一家三口，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“下一个！

” 她猛地一咬下唇，拼命挣扎起来，一双眸子狠狠看向城卫。

“慢着！

”那名城卫拦在两人面前，重新拿出纸，仔仔细细地打量了她一番，对男子厉声问道，“这个小女孩是你的什么人？

” 青衣男子轻柔地摸了摸她的额头，不疾不徐道：“在下唐中，携妻女去干州探亲。结果坐船的时候小女一时顽皮，落入江中，患上了风寒，受到了惊吓。

” 骗人！

骗人！

她闭眼前明明是和娘上香去的，这两人她不识得！

“晴儿？

晴儿！

孩子，你没事吧，别吓娘啊！

”那女人扳过她的身体，一把将她按进她的怀里，“相公！

相公！

这可怎么办啊？

我可怜的女儿啊！

”说着，还低低地抽泣起来。

“这孩子是哑巴？

”城卫道。

“是。

”那男子叹了一口气。

<<月沉吟>>

“过吧，进了城找家医馆，这种小儿惊还是能治的。”

“那男子抱拳道谢，微厉的眼眸扫过她苍白的脸颊，”晴儿，乖，爹爹这就带你回家去。

“晴儿，指的是她吗？”

可是，她明明叫韩月下啊……第一章 一炉香尽 又更添香 头顶的芭蕉好似青罗扇，将小小的人儿遮得密严实实。

韩月下看着近处来回走动的人影，月牙眼瞪得圆圆的，身子一动不动。

“小花猫，躲这儿呢。”

“见被发现踪影，月下娇笑着从芭蕉树下跑出。”

可惜没迈出几步，就被人拦腰抱起。

“眉姨，眉姨，让卿卿再躲一次。”

“她很没节气地耍赖。”

画眉宠溺地戳了戳她的额头，“真调皮，午觉不睡又出来撒欢，待会儿看你怎么跟弄墨交代。”

“月下的小脸瞬间僵住，”她不是回家去了吗？”

“知道怕了吧，也就那个辣子治得住你！”

“见月下惴惴不安，画眉不忍再逗她，”早上弄墨才出门，她家里的大哥就托门房捎话了，说是她嫂子的娘家出了事，今儿就不能接她回家了。”

“怎么办？”

弄墨会吃了卿卿的，眉姨……不及月下告饶，就听清脆一声，“哟，我是老虎还是狮子，还会吃人呢。”

“门廊处影影绰绰走来一个红衫美人，削肩细腰，柳眉凤眼。”

月下见状不妙，立刻缩进画眉怀里。

“不听话的猫儿，看大老虎怎么吃了你！”

“弄墨卷起袖子，双手直伸向小人儿的胳肢窝。”

“哈哈……饶命……饶命……” “饶命？”

“？”

迟了！

“眉姨，眉姨！”

“见小人儿笑得快岔了气，画眉一把抓住弄墨道：“好了好了，就放过她吧。”

“哼！”

“弄墨美目一瞪，将月下抱过来，”小姐可知道，你这一溜没了踪影，却害得竹韵、刘妈妈和沈妈妈没了下个月的月钱？”

“小人儿呆住。”

弄墨叹了口气，“小姐若心疼我们就乖一点儿，虽然夫人待人宽和，但是遇到小姐的事情，夫人一心急也不免会动气。”

“月下老实地点了点头，乖顺地倚在她的肩头。”

三人才进流风亭，便见苏堇色站起身，“你这孩子，跑哪儿去了？”

急死娘了！

“月下从弄墨怀里滑下，一头扑向娘亲怀里，”娘，卿卿错了，请娘不要罚竹韵姐姐她们了。”

“苏堇色爱怜地将女儿抱在怀里，”要娘不罚她们也行，不过卿卿得答应娘，每天都要乖乖睡午觉。”

“嗯嗯。”

“小头如小鸡啄米一般点着，”卿卿以后睡好长好长的午觉。”

“有多长？”

“苏堇色问。”

<<月沉吟>>

小人儿伸长胳膊，认真道：“比哥哥还要长！”

“什么比我还要长？”

不远处韩月箫大步走来，进了亭子他一撩衣摆坐在石凳上，拿起一颗樱桃，“说呢，什么比我还要长？”

月下眼中只有吃的，忙道：“谁都不如我哥哥长！”

月箫哈哈一笑，将樱桃塞进她的嘴里，“就你小嘴甜，就会哄人。”

一口吞下了樱桃，她意犹未尽地看向哥哥，娇声道：“还要！”

一旁画眉捂着嘴偷笑，引得众人好奇地看着她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苏堇色问。

“回夫人，画眉只是想起了家乡的童谣。”

“她抿了抿嘴，眼眉弯弯带笑，艾叶香，香满堂。桃枝插在大门上，出门一望麦儿黄。五月五，是端阳。门插艾，香满堂。”

“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拍手，走到月下面前，吃粽子，撒白糖。幽国的白糖最甜香，吃一个，要一双。娘不给，泪汪汪。拧着眉，哭着唱：娘看我，比黄花瘦，身上没有三两肉。娘大笑，你不瘦，只是脸比城墙厚！”

“这一段好词，引得众人笑得前仰后合，苏堇色捂着肚子帮月下擦嘴，卿卿真是娘的心头肉！”

“将军回府了！”

将军回府了！

“就在这和乐欢畅之际，一个穿着上等仆役服的中年男子低着头、弓着腰，在离亭子还有十米远的地方站定，将军让夫人带着小姐和少爷到正气堂去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苏堇色微微颌首，画眉走上前替她理了理着装。月下乖顺地从她腿上滑下，跟在弄墨身侧。

一行人不疾不徐地出了亭子，向东走去。

深褐色的长廊蜿蜒幽静，府内种植的树木多半四季常青，院子中的松柏如主人一般刚直，莽莽苍苍直向天际。廊边探出的蔷薇，不似牡丹的富贵，也不似月季的艳美，像极了调匀了的胭脂，也像极了这里的女主人。

待近了正气堂，苏堇色淡淡出声，“除了画眉和弄墨，其他人都下去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苏堇色带着一双儿女走进屋内，画眉和弄墨极有默契地分立门边。

“堇色，你来了。”

韩柏青深情地望向苏氏，都道男儿到死心如铁，可亦有柔情似水的一面。他与苏氏乞巧节上一见钟情，不顾幽王反对、亲族抗拒，毅然将这位富商庶女娶进韩家立为夫人。十五年来，两人恩爱依旧，真正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。

“柏青，怎么了？”

见他略有忧色，苏氏忙走上前去。

韩柏青宽慰地笑笑，他抱起小女儿，指着墙上地图说道：“卿卿，听你娘说你近日识得不少字了，你可知道这些是何字？”

月下眨眨眼，有些吃力地认着，“青、幽、雍、荆、梁、翼。”

“嗯，卿卿真聪明。”

<<月沉吟>>

“韩柏青赞道，随后指着地图最下方一个鞋形的国家，道，‘这就是我们幽国，我国有三个邻国，一个是处于五国中心的荆国，一个是西面的雍国，再一个就是东面的青国。

除了这三国，还有处于雍国之北、荆国西北的梁国，以及南疆与青、荆两国接壤的翼国。

“小人儿看着地图，完全跟不上父亲的解说。

“卿卿，今年爹爹不能陪你过生辰了。

“这句她听得真真切切，忙问：‘爹爹要去哪儿？’

“韩柏青从怀里取出一枚白玉挂在她的颈间，‘爹爹明日就要领兵出发，这是我家祖传的美玉，你哥哥有一块，这一块爹爹原打算在你生辰那天送给你，只是，来不及了。

“‘爹爹，要打仗了吗？’

“月箫上前一步。

“又是与青国交战？

“苏堇色轻皱眉头，面露愁色。

韩柏青抱着女儿坐到案牒前，道：‘此次是对雍作战，雍王因不满荆国进贡的岁币过少出兵伐荆，荆国文太后派出特使向我国求助。

王上不顾众臣的反对，决定派我韩家军前去助荆伐雍。

“‘爹爹，请让箫儿同行。

“月箫突然跪在地上，坚定地看自家爹爹，‘箫儿已过十四，学习武艺、兵法已有十年，箫儿愿上阵杀敌，为爹爹分忧。

“‘箫儿，不准胡闹！’

“苏氏快步上前，就要将儿子拉起。

“堇色。

“韩柏青挥手阻止了她的动作，他极严厉地看向月箫，‘前线大战可不像你在书上看的那么简单，战场搏杀也不会像你教习师傅那样手下留情，你可知晓？’

“‘箫儿知道，箫儿愿往。

“韩柏青欣慰点头，将儿子扶起，‘好，此次箫儿就随我出战。

“‘柏青！’

“苏氏惊叫一声，眼中满是不舍。

“堇色，身为我韩家男儿，为国效力是荣耀。

“韩柏青一扫刚才的柔情，目光灼灼地看向她，‘我十四岁的时候已经刀染鲜血，出入战场不下十次。

箫儿已经长大，不再是你羽翼下的雏鸟，是鹰就应该接受风雨的洗礼。

倒是卿卿，‘他看向月下，‘爹爹只希望你一生平顺、安乐。

“天蒙蒙亮，月下猛然惊醒，她跳下床，不顾身后侍女的叫喊，赤着脚便向外跑去。

“爹爹！

哥哥！

“她跑出朱门，只见父亲和兄长正骑在骏马上和娘亲依依惜别。

韩柏青微笑回望，‘卿卿，要听你娘的话，待你生辰之后，爹便会凯旋。

“‘嗯！’

“她重重地点了点头，满怀信心地看着俊伟不凡的爹爹。

“我不在家的時候，妹妹可千万不要贪吃哦。

不然等我回来了，可抱不动你。

“一身红色战袍的月箫在朦胧的晨曦中显得格格外俊美，他拉着缰绳，回头笑道，满脸的轻松惬意。

。

小人儿撒开腿，跑到他的马前，扬起下巴，‘哥哥有好吃的，可要想着卿卿。

“‘小馋猫！’

“月箫笑她一声，转身策马向前，一行人消失在了薄薄的晨雾里。

多年以后，这凄凄切切的一幕仍然在她的梦境里若隐若现。

<<月沉吟>>

离别，别离……她姓韩，名月下，出身蛟城韩氏，其父乃六国第一战将韩柏青。照理说她有这样的亲爹罩着，想要在幽国横着走都行，只是偏不巧让她听到了爹爹出征前和娘亲的一番对话，这才明白现实并非如此。

“董色，待我和箫儿走后，你和卿卿暂时迁到宫里。

“爹爹又在说悄悄话了，哼哼，她是在装睡啦。

“怎么走得这般匆忙？

还有为什么……”娘是在怕吗，怎么声音有些不稳呢？

“这都是王上的旨意。

“爹爹宽慰道。

“起程那么早也就罢了，为何娘和妹妹要进宫居住？

王上分明就是不信任爹爹，拿娘和妹妹做人质。

“箫儿！

“虽然爹爹呵斥了哥哥，可这番言论还是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底。

原来她和娘亲是人质啊。

月下极小心地抬起头，月牙眼偷偷瞟向王座。

睨着座下女童，幽王秦褚心情颇好。

韩柏青就算名满天下又有何用，想他爱妻娇女都在这王宫之中，就算他万人难敌还不是得乖乖听命。

想到这，秦褚嘴边泛起一丝假笑，“平身吧。

“他虚抬了下手，一脸慈爱道：“月下，你哥哥是叫月箫吧？

“是！

“一听提到她哥哥，月下开心地应道，眼中是难以抑制的骄傲。

“月下琴箫和，好意境啊！

“幽王赞了声，举起金盏，“今日韩卿家再传捷报，在容城退敌千里，扬我幽国军威，灭敌数万！

“这全都是王上的英明决策啊，如果不是我王力排众议，毅然派军前往，韩将军又岂能立下大功？

我王英明，英明啊！

“宰相钱乔致离席上前，跪倒在地。

座下的大臣们亦纷纷离席，共呼万岁，齐颂英明。

“好了，各位卿家平身。

“幽王的声音掺着几分骄傲，“今天是乞巧节，本王愿与众卿同乐！

“说着向座下递了一个眼色，大太监心领神会地扬了扬拂尘，一群身着飘纱、香肩半露的舞姬翩然而至，一时之间丝竹绕梁，一片纸醉金迷。

月下有些不知所措，娘亲让她少说多跪，可现在她该怎么办？

她微微偏头，偷觑着周围。

这些人笑得好丑，还不如黑黑的昆仑奴。

她嘟了嘟嘴，目光扫过一个角落里的青衣小官。

咦，这个叔叔倒是不同，非但没有那般丑丑地笑着，甚至有些严厉地看着周围。

看来他也很是不喜欢这里，倒和她很像呢。

不好，叔叔发现她在偷瞧他了。

她急急低头，却见人影闪过，一个身着青色官袍的白发长者跪伏在地，喧闹的宫殿突然安静下来。

“臣楚风恭贺王上大喜！

“白发老头的声音中是藏不住的欣喜。

“何事大喜？

“幽王神色不变道。

“臣观韩将军之女面相，福禄双全，贵不可言，贵不可言啊！

<<月沉吟>>

“贵不可言？”

幽王喜怒难辨地看着还不知发生了何事的小小女孩。

“韩将军曾请臣为他一双儿女看相，臣观其命盘，这一子武功更甚将军，开疆辟土非他莫属。”

而这一女……他略微卖关子地停顿，令众人目光皆射向这小小女童，“真真是天下主母的命格啊！”

“天下主母！”

四个字在幽王心中炸开了锅，想他秦褚称霸南方，尚不敢言明逐鹿天下，韩氏之女竟有此等命格？

幽王心中又酸又恨，可转念一想，天下主母生在他幽国啊，这岂不意味着……思及此，幽王陡然笑出声来，他走下王座，扶起地上女童，“好孩子，抬起头来。”

月下听话照做，清澈的眼中满是不解。

幽王冷冷地将她看了又看，“太子呢？”

他问道。

不等幽王身边的侍从回话，钱乔致上前一步抢先答道：“回王上的话，太子殿下近日都在苦读，不曾参加宫宴。”

幽王赞许地点了点头，看向钱乔致，“太子这般争气，你这个舅舅功劳不小啊。”

“这都是王上王后教子有方，臣不敢居功。”

太子殿下勤勉上进，真乃幽国之福！”

听着这般歌功颂德，幽王心头极是熨帖，他招来内侍，“全福，带韩月下去见见太子。”

夜幕沉沉，引路的宫女一身轻纱宫装，飞起的衣角染着幽幽荷香。

全福瞥了一眼紧紧跟在他身后的月下，勾了勾嘴角。

到底只是个孩子，就算强作镇定也还是怕的。

“全公公。”

东宫的守门太监急忙上前行礼。

全福眯眼挥了挥手，道：“王上命我带韩家小姐来见殿下，殿下现在何处啊？”

守门太监看了看他身后的女童，上前一步对全福耳语了几句。

全福眉头一皱，收回刚跨出的左脚，招来同行的小内侍，“你进去禀报殿下，就说奉王命带韩将军之女前来觐见，请殿下拨冗片刻。”

小内侍躬了躬身，快步走进东宫宫门。

不一会儿一道女声惊慌吟哦，伴随着太子的怒吼，“混帐！”

没见本太子正在办事吗？”

小内侍的声音让人听不清。

“狗奴才，竟然借着父王的名义来压制本太子！”

“奴才不敢！”

“奴才不敢！”

是全公公让奴才进来禀报的，不然奴才就是有一万个胆子，也不敢扰了太子殿下的雅兴啊。

殿下！殿下饶命，殿下……小内侍的求饶声陡然消失。

半晌，仅着中衣的太子一脚踢开宫门，怒道：“来人，把这个死奴才给本太子抬出去！”

全福，滚进来回话！”

宫门外，全福眼皮一跳，刚要对左右叮嘱几句，又听太子破口大骂，像是怒极。

他顾不得安置女童，急忙跑进宫门。

随行的宫女太监一时也慌了，心中只惦记着自己的小命，待回过神来韩月下已然不见踪影……

原来太子是恶鬼啊，刚才那个小公公被他吃了吧，幽王送她来这里难道是给恶鬼当点心的？”

是，一定是，哥哥说过她和娘是来当人质的。

人炙人炙，就是把人烤成肉串串吧。”

<<月沉吟>>

不行，她一定要告诉娘，一定要…… 月下一路疾跑，突地撞到什么跌倒在地。

她抬起眼，只见一个少年站在黑暗里。

她正分辨着来人是谁，就听不远处几个人压低嗓音叫道：“韩小姐！”

韩小姐！

“宫灯如流萤般越来越近，她又急又怕，爬起身来就要再溜，却被那少年一把拽进树丛里。

待那些人走远了，她钻出树丛，借着湖水倒映的星星灯火这才看清了“救命”恩人的样貌。

只见他一双似笑非笑桃花眼，一对似翠非翠远山眉，一张似启非启朱红唇。

世上竟然有人能和弄墨比美，而且还是个男的！

月下真真惊讶了。

她学着父兄有模有样地抱拳行礼，“多谢公子救命之恩！”

“见她这般稚气，那人莞尔一笑，“本侯要没记错，女子应是屈膝而礼。

“她窘得小脸通红，少年笑得愈发恣意，一双流转的桃花目像是要滴出水来。

“你真的是韩柏青的女儿？”

不像，不像啊！

“““咦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她好奇地问。

少年敛容，一双俊目犹带笑意，“天下六分，众人皆知雍王因不满荆国进贡的岁币出兵伐荆，荆国文太后遂派出使节求助幽王。

三天前韩柏青奉王命出征，幽王体恤将军，特将韩将军妻女接入宫中“看顾”。

适才那些宫人称你为韩小姐，答案自然不言自明。

“闻言她眼眸亮亮，有些崇拜地看向少年，“那你你是谁？”

“少年微微挑眉，笑意如潮水般退离美目，他道：“说来本侯与韩将军颇有缘分，当年若不是将军在林原大败我青国十万精兵，本侯岂会身为质子离乡背井？”

“月下愣住，虽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可却听懂了一点，是她爹爹害这人离开家乡的啊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。

“她低头嚅囔道。

少年神色奇异地看着她。

“对不起，我爹爹一定不是故意的。

待爹爹回来，月下一定求他放你回家。

“怕他不信，她又道：“恩公放心，恩公的事就包在月下身上！”

“少年不由舒展眉梢，桃花目中含着真真切切的笑意，“本侯姓凌名翼然，字允之，以后就有劳小姐了。

“凌翼然望着远去的矮小身影，嘴角微微勾起。

半晌，他一正面色，道：“成璧。

““属下在。

“一个沉厚的男声突兀响起。

“进去了吗？”

“凌翼然眼珠一转，扫了树影一眼。

“进去了。

““东西呢？”

“凌翼然走向幽暗的小道，摊开右掌，刹那间一卷羊皮放在了他的掌心。

正是幽国国之重宝——六国坤舆图。

“嗯，做得不错。

“清澈的童音显得格外无情，他回过头冷冷瞥了一眼身后的舞榭歌台，“看来幽国的大乱，近了。

“七月二十一，微雨初凉，檀济寺朱红色的庙门显得额外肃穆。

<<月沉吟>>

经历过月下走丢一事，宫中上下对她的关心更甚，连王后娘娘出门上香也不忘带着韩氏母女。

小手合十，月下学着娘亲的样子跪在蒲团上，只听娘亲祷祝道：“信女愿终生茹素，只愿菩萨保佑信女的丈夫、儿子能平安归来。

”苏堇色闭目喃喃，合十的两手微微颤抖。

钱王后见状嘴角难得扬起，心头是说不尽的快意。

“娘？”

月下扯了扯苏堇色的衣袖，“娘你怎么了？”

你别吓卿卿。

苏堇色睁开双目，眼中隐隐有泪，她将女儿搂在怀中，宽慰道：“卿卿不怕，娘刚才是在求佛。”

“求佛？”

月下抬眼看向宝相庄严的观音，一脸疑问，“娘，你不是说过凡事求之不得吗？”

苏堇色一时愣住，钱王后的笑意亦僵在脸上。

“阿弥陀佛。”

一声佛号，门口的小和尚纷纷行礼，檀济寺住持了无大师走入殿中，“稚子真言，老衲愿为小姐卜上一卦。”

此言一出，殿内一片惊呼。

了无大师十年前不是已经封卦了吗？”

钱王后笑得端庄，但目光极寒。

大师淡然颌首，目色如水地看向钱王后，“老衲愿为有缘人卜卦。”

“有缘人？”

钱王后哼了一声，睨向小小女童，“韩将军之女真是有福气，先是钦天监推演出其天下主母的命格，再是封卦十年的了无大师称其为有缘人，真真了不得！”

苏堇色搂紧了怀中幼女，低声道。

钱王后看也不看她一眼，一甩衣袖，转身离去，“红罗，还不跟上！”

身后的宫娥紧张地低下头，快步尾随，一行宫娥悄然无声。

“夫人、小姐，请移步拈花堂。”

了无大师伸出右手，引路向前。

曲径通幽处檀香阵阵，让母女俩心头的忐忑稍稍平复了些。

了无大师舀了一杯清水，盛在竹杯里，“夫人，请用。

陋室无茶，清泉作饮。”

“多谢大师。”

苏堇色浅尝一口，露出微笑，“好水，胜茶三分。”

“阿弥陀佛。”

老和尚轻转佛珠，“此水非水，此生非生。”

一切皆佛法，一切皆虚妄。”

苏堇色喃喃道。

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

月下仰面念着墙上的佛偈，“娘，卿卿念对了吗？”

清澈童声如杯中泉水，令人心间澈凉。

了无微微一笑招来月下，他褪下腕间的紫檀佛珠，亲手替月下戴上。

“大师，这怎么使得？”

苏堇色急道。

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”

了无笑容慈蔼，以拇指抹过月下的额间，“今生小姐与了无有三段缘分，请小姐收下佛珠，等时候到了自然明了。”

见母亲没有继续阻止，月下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“多谢大师！”

<<月沉吟>>

“老和尚含笑颌首，自禅房的书架上取下一个签筒，”小姐，请。

月下随意抽出一根竹签，苏堇色紧张地握住她的小手，期盼地看向了无和尚。

他将竹签轻轻地放在桌上，道：“小姐抽中的是九九八十一签中的第一签，此签名为月沉吟，有诗两句可作为解答。

“月沉吟？”

苏堇色轻皱柳眉，担忧地看着女儿。

老和尚微抬白眉，低低沉沉地念道：“履霜踏雪笑前生，海阔天高任纵横。

说着将竹签推给苏堇色，继续说道：“这是老衲第一次解此签，也是最后一次解此签。夫人莫急，月沉吟，吟的是中天曲。

“中天曲？”

“此间真意，日后自知，老衲只能解一句：富贵在手，否极泰来。

檀济寺的后厢今日格外安静，长廊里连侍奉的宫女都鲜见，透着几分诡异的的味道。

“红罗，什么时辰了？”

软榻上钱王后闭目问道。

“回娘娘的话，已是巳时二刻了。

红罗跪在榻前，拿着白玉槌，轻轻地为主子敲打背部。

“韩氏母女回来了吗？”

“早两刻已经回到厢房了。

红罗道。

素色的身影动了一下，王后用玉指按了按太阳穴，红红的蔻丹格外冷艳，“那香该燃尽了吧？”

“娘娘圣明。

“群芳髓可是千金不换的奇香，这次那边可是下了大本钱了。

王后双目似睁非睁，忽感觉到侍婢执槌的手有些不稳，她瞪目低喝道，“你怕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本宫和丞相撑着，难道你也信了钦天监之言？”

红罗慌忙跪地，“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。

“哼！

天下主母？

有缘人？

本宫倒要看看你们是怎样的下场。

钱王后瞟了一眼榻边的九芝宝鼎，软软出声，“红罗，一炉香尽，又更添香。

好甜好甜的香味儿，闻得她好想睡，娘也睡了吗？

还是…… 厢房里，月下迷迷糊糊地想着，直到眼前一片黑暗。

而后，待她醒来—— 晴儿，指的是她吗？

可是，她明明叫韩月下啊……

<<月沉吟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从开始的稚嫩到渐入佳境直至文笔成熟，卿妃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展现在大家面前，让人着实吃了一惊。就我所知，作为她的第二部小说已经到了这样的功力，大家有理由期待她的下一本小说，定是不同凡响的。

——却却（著名网络作家，代表作《战长沙》） 《月沉吟》是一本难得的古典小说，文字的韵律美体现其中。

卿妃的场景描写功力深厚，让人不自觉随着人物的境遇或喜或悲，恍然间潸然泪下。

——海青拿天鹅（著名网络作家，代表作《双阙》） 作为挖掘卿妃的第一位编辑，当时我看到《月沉吟》这本书时决定签她。

虽然她时常抱怨，我在她入行不久就诱拐了她，但也是宾主甚欢的诱拐啊。

《月沉吟》这本书在快餐文横行的当下是特别的，精致的文字、充满张力的描写、含蓄的古典意味都让人回味无穷。

即便已读过一遍，再次翻阅仍旧有不同的感悟。

信不信，不信再读一遍就知道了！

——天官赐福归（资深网络文学编辑） 读者小寻对我说：你和卿大是我惟二喜爱的两位作者。

后来看到了《月沉吟》才知道为何小寻那么笃定，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战国往事，卿大以古典优美的语句将人情世情娓娓道来。

如一壶佳酿，醇美而隽永。

览卷细读，让人不禁叹惋又多少欣慰。

这样的故事，这样的一双佳偶，真好。

——秋夜雨寒（代表作：《跨过千年来爱你》）

<<月沉吟>>

编辑推荐

五百年前，她说：“以长虹为线，月为钩，钓得鯤鱼震天地！
”愿与他携手同游，无奈，家国责任，一世情缘，付流沙。
心碎，心死，欠了谁的情，负了谁的意。
十里艳红妆，一梦黄梁。

五百年后，她说：“闲看落花，笑拍风舟，江湖任漂流。
”酹河笛歌相和，缘起随风，丝丝入扣，毒解情生，凤鸣定情，乱世守护，生离死别，上穷碧落，
守得夜月同眠，却不知，命运何向，是否能守得一世安宁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